



在场的和记忆的

□蒋登科

《重庆日报》创刊70年，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。杜甫在《曲江二首》中说：“酒债寻常行处有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”一份报纸，延续了70年，应该算是一份有历史、有传统的报纸了。而我，经历了其中的将近40年，这应该算是一份不短不浅的缘分。

我和《重庆日报》的接触，始于1983年。那年秋天，我从川东北的偏远山乡来到重庆上大学，成为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学生。

当时，学校里有很多读报栏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处，一处是图书馆外面的阅报栏，一处是电影院旁边的橱窗。当时的报纸基本上只有4个版，阅报栏是双面玻璃，报纸夹在玻璃之间，只需要一张报纸就可以两边阅读；橱窗属于张贴栏，两张报纸就是呈现的全部内容。在图书馆坐久了，免不了要到室外走走，这正是我的读报时间。只要没有什么其他事情，我每周都会在傍晚的时候专门去读报纸，把读报栏或者橱窗里的报纸全部浏览一遍。

我记得，当时主要有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国教育报》等等，都是北京的，离我最近的是《重庆日报》。

对于报纸的大多数内容，我都只是浏览，而对于副刊，我往往读得比较细。《重庆日报》的两江潮副刊是我每周都要阅读的内容。这恐怕和我身处重庆又喜欢文学有关。

副刊上的诗歌、散文、小小说、文艺评论，大多是重庆作家的作品，我因此熟悉了很多重庆作家的名字，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后来成为了朋友。我也读到了我当时熟悉的一些老师的文章，比如方敬、吕进、王泉根、何文安等等，由此对他们生出了一份特别的敬意。

副刊有时也刊发一些简短的出版信息、新书介绍，让我知道了重庆作家的创作、出版情况。

一个作家出版一本新书，在我心目中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而这些信息让我对重庆作家的创作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。

《重庆日报》曾经刷新了我对报纸副刊的偏颇看法。一般来说，报纸副刊发表的作品都比较短小，只是偶尔有篇幅较长的报告文学，评论文章都只有两三千字。但是，在一期《重庆日报》上，我读到了吕进先生的评论文章《新诗的沉寂时代》，整整一版，近万字，就当时新诗存在的问题进行周全而深入的探讨，读后收获很大。

成为《重庆日报》的作者，好像是在1994年5月，《重庆日报》刊发了我的一篇访谈《他永远眺望着明天——记莫斯科归来的吕进教授》。近30年了，我在《重庆日报》刊发的各类文稿大致有30篇左右，主要涉及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。

就数量来看并不算多，但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，《重庆日报》是省级党报，重庆的“第一报”，因此，对于一个主要从事研究工作、以写“长文章”为主的重庆作者来说，在上面刊发作品是令人高兴的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和《重庆日报》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丰富，有时会以“专家”的身份接受记者的采访，主要涉及和文学、读书相关的一些话题。我其实是不太喜欢接受采访的，通过电话谈到的事情，出现在新闻稿上的时候，有时和自己的本意出入很大。但是，《重庆日报》的采访，我几乎没有拒绝过，一方面是因为和这份报纸的缘分，另一方面是《重庆日报》的记者比较认真，采写之后的稿件，有时还要提前发给我看看，我可以对其中的一些不够准确、不妥当的地方提出建议。

我一直觉得，一个地方的报纸副刊对于建构当地的文学、文化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《重庆日报》及重庆都市报副刊，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重庆文学的文脉，厚植了重庆文学的根基，积

淀了重庆文学的底蕴，培养了重庆文学的队伍，保存了重庆文学发展的信息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留存报纸上的信息，或许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记得在几年前，我在研究一个课题时，需要对1983年国庆期间举行的“重庆诗歌讨论会”的相关信息进行梳理和核实。但是，当时的会议组织者和很多参与者已经去世，无从采访。

我在想，中国作协的相关领导参加了会议并发言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甚至影响到后来新诗史的梳理，重庆当地的报纸应该会有相关记载。于是，我通过图书馆查阅了当时的《重庆日报》，真的找到了相关材料，而且是3篇报道和会议综述，内容非常完善，对于还原当时的一些历史场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使我较为顺利地完成了课题的研究工作。

回想起来，在接近40年的时间里，我既是《重庆日报》的在场读者、作者，也是《重庆日报》历史资料的使用者，而我的在场经历也会逐渐成为历史，甚至可能会荣幸地融入到《重庆日报》、重庆文学的发展中。于我而言，这些都是非常荣耀的事情。

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，纸质出版物面临严峻的挑战。《重庆日报》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策略，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读者的需要，“重庆日报全媒体”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，实现了传播速度、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展。但是，作为一个习惯于纸媒阅读的读者，我还是希望手捧书籍或者报纸，在淡淡的墨香中感受时代的变迁，体会文化的温度，回望人生的来路。

如今的人生七十已经不算稀罕，而是正当年，沉稳而成熟，丰富而内敛。我相信，《重庆日报》一定会以纸媒+的独特方式，带给我们更加丰富的时代信息，带给我们更加美好的阅读体验。



春过佛图关

苏思 摄/视觉重庆

再访中益乡

□罗毅

溟濛春雨骤停，雨后天晴，山河壮美。

又一次行走在大山深处的中益乡，山水秀丽，四野葱绿。举目四望，街区整洁，环境清爽，和煦薰风扑面，满眼春意盎然。纵贯全境的597县道，变身双向柏油马路。毛细血管般的车行道、步游道，四通八达，全部水泥硬化。流水淙淙的沙江河、金溪沟，得到了综合整治。

昔日杂草丛生、烂泥纵横的荒村，已然规划整齐、布局周全的乐园。星罗棋布的农家，蘑菇头般藏身于林地、山坡与溪流两岸，清一色的黄墙、青瓦，在明媚春光映照下，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

让人欣喜的是，目力所及，家家户户房屋外墙上，彩绘蜜蜂主题图画，与田间、地头、路边的蜜蜂卡通形象，交相辉映，相映成趣。石柱中益乡，经过精准脱贫大潮的洗礼，嬗变成清新可人的“中华蜜蜂第一镇”。

脱贫攻坚战的硝烟散去，中益乡凤凰涅槃，化茧成蝶。当下中益乡，就是一座生机无限、活力旺盛的森林公园。

县农行纪委书记苏可滴和两位陌生面孔的男子，迎上前来，握手寒暄。陌生男子是新任乡人大主席陈翔飞和县委驻村工作队队员、华溪村第一书记孙斌。纪委书记已是老相识。翔飞主席说，县乡换届后，工作调动，我们是初来乍到的新人。

谈笑间，前几次走进中益的场景，如春潮滚滚，奔来眼底。

2019年7月1日，我与同事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辗转抵达中益，来到华溪村老党员马培清婆婆家门前，追寻红色足迹，开展庆祝建党98周年主题党日活动。事毕，我们头顶夏日，爬坡上坎，走村入户，慰问建档立卡贫困户，调研扶贫信贷在贫困山区落地情况。

翌年金秋，我又与机关同事们来到中益乡，调研普惠金融。我们聚集全兴村，见证农行新设自助网点开业；走进高山移民搬迁户谭第双家中，祝贺农民兄弟乔迁新居；看望坪坝村脱贫户向大忠、邹小珍夫妇，品尝“飘香里”农家美味；踏上龙河村金黄金银叶铺就的“绒毯”，沉醉人间大美；流连于古色古香的大湾民宿四合院，为深山老林中诞生楼台飞檐的“古建筑”拍手叫好、啧啧称奇。

初冬时节，市银保监局主要负责人到渝东南督导金融系统支持“双复双决”。我们再次走进中益乡华溪村，了解小额贷款支持户李宗平、唐明英的经营状况，然后进村机构、看网点、访农户，与乡村干部、金融职工和驻村队员话扶贫、拉家常，为金融助力脱贫攻坚贡献微薄之力。

短短两年时间，三次走进中益，听闻脱贫攻坚主战场的战鼓雷鸣，

体会“两不愁三保障”给予贫困乡民带来物质与精神上的变化。大家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，向着脱贫致富小康目标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

一晃三年过去了。再回首，山乡巨变，变得不敢轻易相认。只是，那些我熟悉的扶贫队员，那些奋战在脱贫一线的党政干部，大都不见踪影。时间去了哪儿？朋友们，又去了哪里？

孙斌见我百感交集，连声说，您的朋友们，应该是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了吧。他们在这里脱贫攻坚，帮助乡亲们甩掉了千年贫困的帽子。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搞乡村振兴，作为接续奋斗的参与者，深感压力巨大呢。

是的，在这里打响脱贫攻坚仗的人，一茬接着一茬，现在奋斗乡村振兴了。要发展，要创新，要文旅产融合，要带领乡亲在致富路上向前奔跑，其千钧重负，恰如推滚石上山。

沐浴着春天的阳光，我们一起向着山岭上新近落成的“初心学院”走去。华庭之上，从书香、实物、图片、视频中，感受党领导人民战贫困、奔小康、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业绩，从中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。

然后，我们走进靠山而居的养心阁农家乐，与正对着手机视频练习“八段锦”的女老板谭卫华唠嗑。谭老板喜笑颜开地说：“乡里变化大呢，像城里一样了，交通发达了，山清水秀了，空气新鲜，我可不想去城打工了，就在家搞餐饮，顺带还可以锻炼身体。”

跟在身后的银行工作人员赶紧附和，老板讲的是真话，我们掌握的数据是，通过金融活水灌溉，中益乡10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，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创业，增收100多万元，人均增收近万元呢。

告别养心阁后，一行人沿着依山盘旋的“初心步道”，走向山谷里的“初心广场”。那里，实行“三变”扶贫示范基地的黄精、木瓜、前胡等各类中药材，长势良好，收成可望。干净整洁的“初心小院”里，开办有初心邮局、初心书屋，来来往往的游客，可以听老党员讲述总书记亲临山乡关怀民众的故事，可以品尝贫困户经营的“幸福米茶”……

行走在中益步道，身边不时掠过高大的青松、麻柳和各种杂花异树，但那郁郁葱葱的三叶草，始终是我关注的焦点。朴实无华、不事张扬的小草啊，像极了那些奉献脱贫攻坚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人们。已经离开但仍然坚守在乡村一线的你们，不正像眼前这默默无闻的小草一样，不慕浮华，甘守寂寞，向脚下这片深沉厚重的土地，捧出一片青绿，播撒人间最美好的芬芳吗？

再见了，三叶草。离开中益乡的时候，我虔诚地向小草致敬，并衷心祝福美丽中益，奋斗无止境，生活比蜜甜，明天会更好。

生命中有盏点亮的灯

□文猛

一方都市，一张报纸，一盏灯。写出这三句话，眼中有泪。都市是重庆，报纸是《重庆日报》。一张报纸的70年时光底片，前26年在大人们语言讲述的河流中，后44年照耀在我生命中，就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。

第一次见到《重庆日报》是1978年9月。老家村庄建在祠堂的小学因为老师回城彻底关门，我只好离家到重庆郊区舅舅家的村里继续读小学三年级。那时，我能够认识写在乡村土地上的庄稼，也开始认识写在纸上的文字。大人们说，那是乡村的另一片庄稼地。

我是在村支书家里读到《重庆日报》的。门口挂牌，桌上摆报纸，那是那个年代乡村支书最大的标志。

村支书说《重庆日报》从山那边很远的城市中来，那座城市叫重庆。在乡村的天空下，我无法想象城市的模样。于是，我从《重庆日报》油墨香中读到更远天空下的村庄，更远天空下的城市，以一种叫铅字的光粒照耀着我的村庄。

有一天，村支书指着《重庆日报》上的一则消息要我读，上面记着邻近村庄春耕的事情，说作者是乡上宣传干事杜克斌。

我突然感觉《重庆日报》离我很近。没过几天，村支书领着乡上干部到舅舅家吃饭。来的人居然就是报纸上发表新闻的杜克斌干事。看见我捧着《重庆日报》读得津津有味，他眼睛一亮，非常严肃地对舅舅说：“这么小的孩子就爱读书看报，长大后一定有大出息！”

杜干事走了，临走时送给我一个蓝色本子，上面印着“重庆日报采访本”。我把采访本放在妈妈给我的大木箱里，继续读着我的小学，读着村支书的报纸，随时把木箱打开，看那本采访本，不敢在上面写下一个字。

在舅舅家读完小学后，我回到家乡读初中，

后来读师范，后来参加工作，我每天读到的报纸是本地的《万县日报》和《四川日报》，看不到舅舅家乡的《重庆日报》，《重庆日报》成为记忆中的报纸。

1997年，重庆直辖，我们祖祖辈辈的四川人一下子成为和舅舅家一样的重庆人。更为走心的是，我转行到了天城区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，《四川日报》特约记者证换成了《重庆日报》特约记者证，办公桌上摆放的《四川日报》变成《重庆日报》。于是，我研读《重庆日报》，给《重庆日报》投稿。那时还没有大规模使用电脑，我手写的通讯和消息《天城的事当天办》《敞开城门迎凤来》《瓦子村的花真香》《师道天缘》《黄土地上的奋进之歌》等陆续在《重庆日报》《重庆晚报》发表出来。

1998年冬天，我作为《重庆日报》优秀通讯员代表走进较场口85号，参加通联会。会上发了一盏精美的台灯和两本蓝色的重庆日报采访本。回到万州，打开台灯，打开我的木箱，拿出当年杜克斌干事送我的重庆日报采访本，温暖的灯光，温暖的蓝色，虽然我的城市隔着主城400多公里的公路，但我感觉它就在我身边，因为《重庆日报》就在我案头。

1999年夏天，《重庆日报》著名的田坎记者罗成友来到天城，指名要我陪他到乡村采访，手把手教我如何找新闻点，如何同群众交流。市里最大报纸最著名的记者到乡村，那是乡村不敢多想喜悦。每到一个小镇，大家像接待贵宾一样，但罗老师从来不在政府安排的餐馆吃饭，到哪个村天黑了就在农户家中住下，和群众拉家常，吃农家饭。罗老师回到报社后，一系列乡村见闻陆续在《重庆日报》推出，那是我一生中获益最深的一次新闻培训。

后来罗老师多次到我们天城采访，看见我办公桌上寄来的样报样刊，发现我在搞文学创作，非常高兴，马上拨通报社电话，把我推荐给当时的副刊编辑李元胜和蒋春光。于是，我和编辑之间的交流成为脚步和脚步的对话、电

和电话的对话、手把手和手把手的对话、心和心的对话。

生活给了我灵感，发表给了我力量，我陆续写出几十篇新闻作品在《重庆日报》刊出，我的文学作品《斑鸠叶豆腐》《槐花麦饭》《有人敲门》等也陆续在《重庆日报》两江潮副刊发表。

让人记忆犹新的是，那些年参加通联会，发给我们的重庆日报采访本，每年总是不够用；那些年重庆日报每年发给我们通讯员的纪念品都是各式各样的台灯，我把它们摆在我的书架上，一盏盏地照耀着我。

在区委宣传部工作八年间，我每年在《重庆日报》发表作品都在30篇左右，获得过多次好新闻奖和副刊优秀作品奖。获奖证书上赫然印着我的名字，但我深深地知道，那上面应该有《重庆日报》无数编辑的名字。

后来重庆日报社搬到同茂大道416号，我也离开区委宣传部到了新的岗位任职，我与《重庆日报》的新闻故事暂时结束，但是我与《重庆日报》两江潮副刊的文学故事永远继续。

重庆作代会上，我见到李元胜老师，他笑着说：“过去我见到你文章，今天我见到你文猛。”

重庆文学院第二届创作者开班仪式上，我见到蒋春光老师，我们成为了同学。

2021年1月8日，《重庆日报》两江潮副刊座谈会在重报集团万州中心召开。一个省级党报专门在万州召开一个关于副刊、关于文学的座谈会，这对于我们万州作者还是第一次，那是一个喜出望外和热泪盈眶的文学座谈会。

如今，我离开区委宣传部多年，工作单位的不变化让我不再采写新闻，而《重庆日报》照亮的业余作家之路却永远没变。

我永远记着《重庆日报》的地址：解放西路66号、较场口85号、同茂大道416号，那永远是我想往的地方，因为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，那是我经常和编辑老师们“磋商”的地方。

我知道，报社门前是长江，长江远方是大海，大海远方是天空……

“70年春华秋实——我与重庆日报”征文启事

70年的风雨兼程，70年的光荣与梦想。

2022年是重庆日报创刊70周年。70年来，重庆日报筚路蓝缕启山林，栉风沐雨砥礪行，春华秋实记初心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当代中国，江山壮丽，人民豪迈，前程远大。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。

是啊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文学是最灿烂的浪花。它像炉中的火一样，我们从人家借得火来，把自己点燃，而后传给别人，以致为大家所共同。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、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

神，庆祝重庆日报创刊70周年，本报特举办“70年春华秋实——我与重庆日报”征文活动。

70年来，我们真情倾听过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，忠实记录下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时刻，生动讴歌过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，热情描摹过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。

以文化人，更能凝结心灵；以艺通心，更易沟通世界。我们诚邀新老作者、读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，一起来书写与重庆日报这张新闻纸之间发生的动人故事、难以忘怀的深邃记忆。

征文活动期间，我们将遴选优秀作品在重庆日报客户端和重庆日报《两江潮》副刊上刊发，并在征文截止后进行评选。

征文具体要求：

一、征文时间：即日起至11月30日。

二、征文内容：结合亲身经历，讲述您或家人与重庆日报之间的故事，折射时代变迁，共促发展缩影。

三、征文体裁：散文随笔，字数3000字以内。

四、投稿邮箱：kjwtxz@163.com。来稿请在邮件主题上注明“我与重庆日报”。请务必在征文中留下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。

五、奖项评选：2022年12月组织专家评审作品，评选出一二三等奖，并颁发奖金和证书。

重庆日报
2022年4月